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公羊注疏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三十一 經部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七 起哀公元年盡十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戌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令戌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

知音義復扶又反見賢徧反疏注解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故知其微隱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

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晋之屬俱稱侯故曰本爵俱侯也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而云本爵為侯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明矣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云許男者戍也正以下十三年夏許男戍卒故知之云前許男斯見滅者即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皆書之戍歸不書故知自復也諸侯之禮固當死位斯不死位其國合絶今而自復不為惡文以見之者正以定六年之時書滅以歸其惡已著是以此處不勞見之

鼷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音義殺所戒反疏解注云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為惡明矣內之有惡而不諱者既在期外恩殺惡輕故也奔喪於去年之夏伐在今年冬故曰期外矣宣九年秋取根牟傳曰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云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

之取邑其惡深矣是以諱之今乃期外恩殺惡輕由是不諱故曰當與根牟有差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音義漷火虢反徐音郭沂魚依反注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解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而穀梁傳云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范氏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漷東沂西為邑名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音義句古侯反繹音亦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音義與音預疏注解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若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無氏字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據彼注云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如此解季孫斯所以不與盟者服氏云季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也者即其義矣而榖梁傳云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所得季孫斯不得田故不盟與何氏不合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戚者何疏解云欲言其國經典未有欲言衛之邑其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

也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疏注解云公羊之意以為戚與帝丘道途非遠但大同小異而已今言于戚者實是入于衛都是以傳云曷為不言入于衛矣言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者即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當爾之時接菑實不入國故曰不克納未入國之辭故曰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於頓文同是其已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婁納者入辭也今此上言納衛世子蒯聵下無不克納之文則是入國之辭矣而言

于戚不言于衛是以據而難之故注者疊之曰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音義為于偽反去起呂反見賢徧反挈去結反疏注解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不謂更有經文可決也然則文十四年郤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令趙鞅亦是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彼傳云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

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是其譏之義矣云故明不得也者正蒯聵無惡文則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云不去國見挈者云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云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無國文故也云輒出奔不書云云知輒出奔者正以蒯聵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禮當死位若其出奔者皆書而責之今不書者正欲不責輒之拒父故也云主書者與頓子同者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然則定十四年夏蒯聵出奔宋之時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為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與同罪主書者從晉納故曰與頓子同義然則蒯聵犯父之命其惡明矣但晉為霸主法度所在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書者從晉納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音義栗一本作秩二傳作鐵疏解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注畏楚也解云正以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云州來吳所滅者即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是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音義惡烏路反疏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解云僖七年傳文彼注云

諸侯國為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 疏 解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先君而立輒蒯聵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 注 解云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彼注云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

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然則趙鞅操兵鄉國加叛文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國夏首兵不加叛文是以弟子据而問之云齊國夏曷為與曼姑首兵而圍戚乎**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

輒音義上為于偽反下為輒為衛不為同　疏注解云注言臣也者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于靈公當立輒寧得違之乎故得拒蒯聵矣似若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彼注云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蒯聵去年入衛令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蒯聵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靈公逐蒯聵在定十四年立輒蓋在上二年將薨之時也　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注据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聵為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音義中丁仲反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

立乎注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是父之行乎子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疏注解云即莊元年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絶文姜不為不孝拒蒯聵不為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是也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以王事辭家事注聽靈公命立是王事公法也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

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主書者善伯討疏注是王至高者也解云正以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彼注云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傳又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知宜是王法行於諸侯矣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聵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於蒯聵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故冉有曰至伯討解云此論語文也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

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云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為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云出曰夫子不為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云主書者善伯討者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為主疏注是後至相放解云即下文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

者解云在四年云辟伯晉而京師楚者即下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云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云黄池之會吴大為主者即下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傳云吴何以稱子吴主會也吴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傳此皆毁廟也其言災何注据禮親過高祖則毁其廟疏注解云出禮記祭法文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音義復扶又反下及注同注据立武宫言立疏注解云在成六年二月所以不据定元年立煬宫者蓋從始據之戓科取一文亦何傷春秋見者不復見也音義見賢遍反

下同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疏注解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之類云云之說在襄三十一年何以不言及注据雉門及兩觀音義觀工喚反疏注解云即定二年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是也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疏注解云正以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其稱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

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据彼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説二事不問求賻然則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已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注解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音義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為漢景帝諱

宋樂髠帥師伐曹音義髠苦昆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音義惡烏路反疏注解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十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音義治直吏反大音泰疏注解云即此癸卯泰

伯辛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案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何氏云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伯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戲闘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音義殺音弒

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注据宋人弒

其君處曰稱人疏解云文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處曰之下傳云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然則師彼解爾故此弟子据而難之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解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注据無主名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音義近附近之近疏注罪人至刑也解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閽弒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云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者卒詁為終也○不言至義同解云即襄二十九年閽弒其君下

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然則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故與刑人義同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音義曼音蠻　疏解云左氏作戎蠻子也

傳赤者何注欲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

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

音義畀必利反下同疏注則晉至名歸解云即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與此異故執不知問○欲言至當書解云欲言赤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非戎子之名則微者之例不當書見故以不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据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

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

疏解云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即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亦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于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解云言亦歸于楚之意也云前此楚比滅頓胡者即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云從而圍蔡者即上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云蔡遷于州來者在三年冬云遂張中國者猶言自盛大于中國也云京

師自罝者謂作天子自處罝也云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者謂晉人畏其彊禦之勢若京師矣云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者若言執戎曼子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云故辟其文而名之者為辟伯執歸京師之文而名戎曼子也云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執戎曼子故云使若晉非伯執也云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云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者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以畀宋人然則諸侯自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云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者言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合誅絶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罝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傳云何以

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然則吳楚僭號非一朝一夕已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此

城西郛音義郛芳夫反

六月辛丑蒲社災音義蒲社左氏作亳社

傳蒲社者何注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解云正以社為積土非火燒之物而反書災故執不知問

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解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

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為難案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字范氏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而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社者封也**注封土為社

其言災何注据封土非火所能燒

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音義揜意冉反

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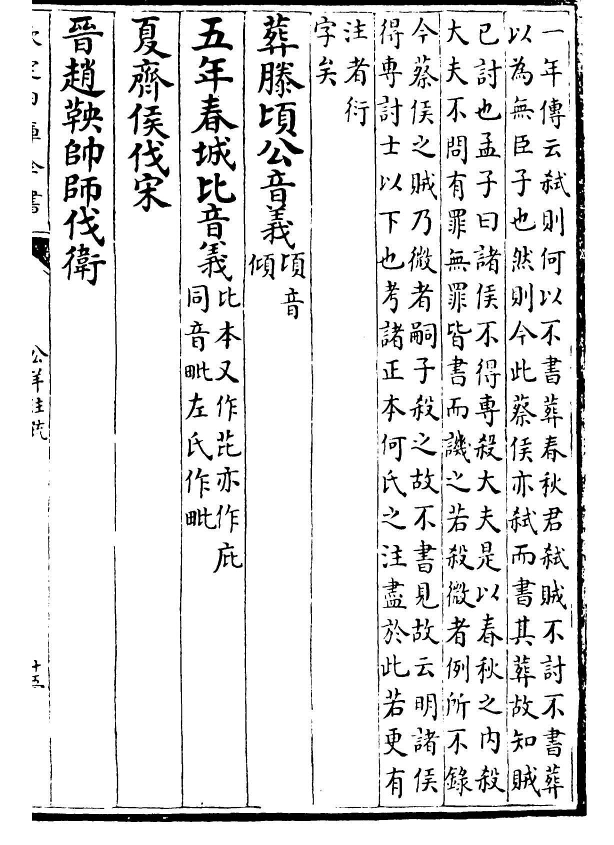
疏解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注解云即郊特牲云天子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是也然禮記作薄社何氏所見與鄭氏異云以為有國者戒者言若不事上當如此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

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絶云爾音義背音佩俠古洽反轂古木反乘繩證反十三年同去起呂反疏蒲社災何以書解云不直言何以書者嫌覆問柴其下何以書故復舉句而問之注是後至驂乘解云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疏注解云此蔡昭公即上盜殺蔡侯申者是隱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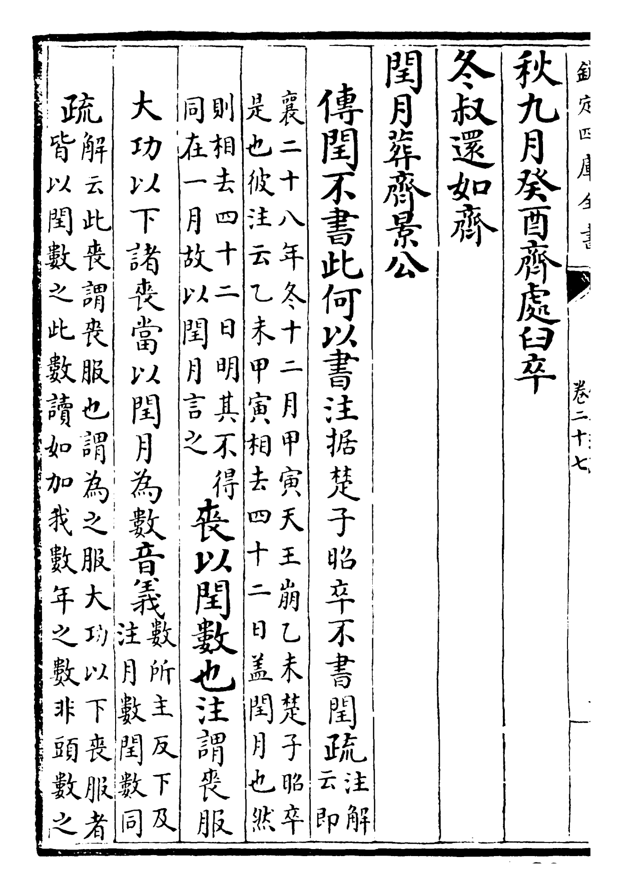
一年傳云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然則今此蔡侯亦弒而書其葬故知賊已討也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

葬滕頃公 音義 頃音傾

五年春城比 音義 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同音毗左氏作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處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傳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疏注解云即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是也彼注云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然則相去四十二日明其不得同在一月故以閏月言之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音義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疏解云此喪謂喪服也謂為之服大功以下喪服者皆以閏數之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

數也注解云此數乃為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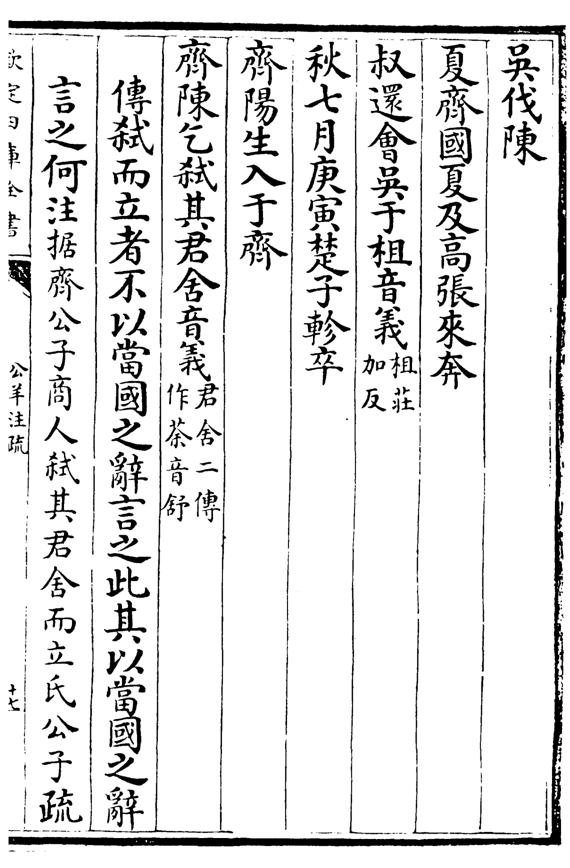
喪曷為以閏數注据卒不書閏疏解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

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注解云此數亦如加我以數年之數也言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荅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云云之說在襄二十八

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音義葭音加又音遐左氏作邾瑕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音義數所角反曾才能反行下孟反疏注解云正以襄二年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取之云不言取之者魯數圍取邾婁邑者即上三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又上二年春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之屬是也先言圍者便文故也云有夷狄行者正以貪而無親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吴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吴于柤音義柤莊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舍音義君舍二傳作荼音舒

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

注解云即文十四年冬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注問其義音義諼况元反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專也疏解云言人之所以愛樂乎其為君者貴慕其自專故也然則此公乃有為而言非正道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音義乘繩證反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注解云即僖五年春晉侯

殺其世子申生是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為嗣音義析思歷反為後于偽反下乞為同矯居兆反疏注解云言與之為斷玉之信而令之走也云奔不書者未命為嗣者案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書見於經故知陽生出奔不書者未命為嗣故也然則公子陽生但是母貴宜立實非世子而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雖非夫人所生但秩次宜立謂之廢正亦何傷而舊云陽生實是正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為嗣即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也者非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于諸其家注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音義期音基下同疏注解云期而小祥服期者除者士虞記文言服期者除者謂從服之徒矣若其正服臣為君斬衰三年寧得期而除乎案景公之卒在去年九月至今七月其實未期而言服期者除者蓋陽生之入實亦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是以傳云除公之喪也若然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彼注云月者大國例月小國而立納入皆為篡然則大國之篡例合書月齊為大國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于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何氏云不月者移惡于魯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注

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音義難乃旦反疏注解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為兒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注解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為首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是也若其齊俗則令使婦人為首故此傳云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即其文是矣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彼注云菽大豆然則彼已訓解故此何氏直以豆言之若依正禮水陸飲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

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解云桓六年傳云曷為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彼注云行過無禮謂之化齊

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為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然則彼以州公過魯而無禮故傳謂之化我也今此陳乞亦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是無禮相過之義故謂之化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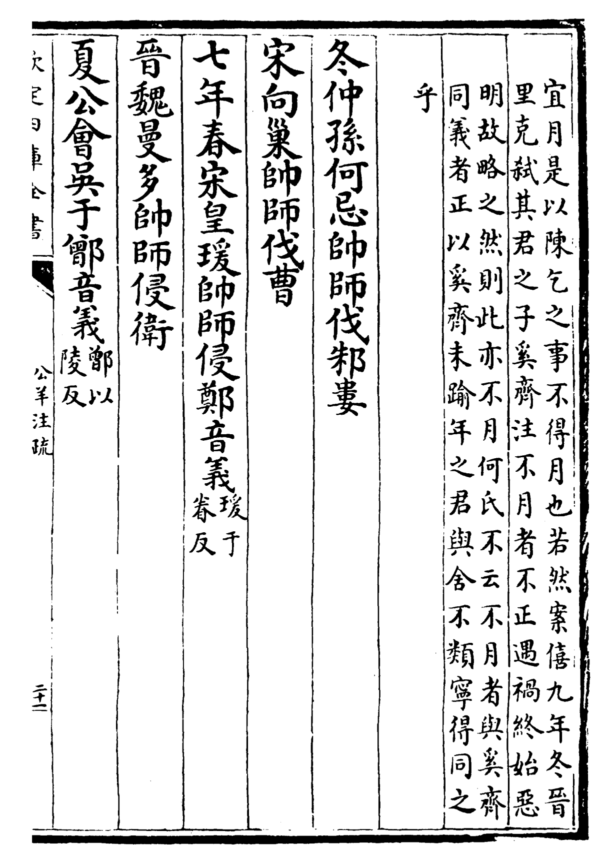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注甲鎧音義鎧苦代反疏解云猶言我有所作得若干甲也

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音義囊乃郎反又音託霤力又反

疏注中央曰中霤解云案月令中央土云其祀中霤鄭注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庾蔚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

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霤也故此傳云中霤注云中央謂室之中央也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音義色如字本又作垝居委反驚駭貌又或作危開之則闖然注闖出頭貌音義闖丑鴆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丑袵反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音義逡七旬反自是往弒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

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諼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䟽注解云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入齊乃在弒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弒也云乞為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諼成于乞也者正以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諼成于乞故也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何氏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今此陳乞弒舍所以不日者亦是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故曰與卓子同若然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然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正以卓子之弒實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云不日也案陳乞弒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然則陳乞弒舍之事與里克弒卓子相類而不月者正以文承陽生入于齊之下陽生之事既不



宜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若然案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者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寧得同之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音義瑗于眷反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音義鄫以陵反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人為重疏解云莊十年傳例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傳例云戰不言伐入不言圍此云入不言伐者正以此經舉伐言入亦違舉重之例是以据經以釋之傳例云者序用兵之次第輕重備言不足怪也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

醇順他人來文疏注解云若其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諂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

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云醇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詣魯之常文故曰醇順他人來文也

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音義隗五罪反 疏注解云即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

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

獲也曷為不言其獲注据獲晉侯言獲 疏注解云即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

內大惡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音義惡烏路反復扶又反 疏注解云擅獲諸侯乃為大惡是以諱之不言其獲既不言獲故

云言其名以起其見獲也所以能起之者諸侯之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而生見獲書其名起其絶也案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内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鄫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内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内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隱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須解之言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即上六年城葭之下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復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内也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即僖六年公至自伐鄭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之屬是至於入佗國例不書致者正以既能入國得意可知似若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之下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疏注解云即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絶曷為絶之注据俱以歸滅也曷為不言其滅注据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解云諱不得書其滅故書其名所以起其滅矣所以能起之者正以失地之君例合書名即桓七年穀伯綏鄧吾離之下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是今曹伯陽亦書其名故可起其滅何諱

乎同姓之滅注据衛侯燬滅邢不諱音義燬況委反疏注解云即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疏注解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不日故曰深諱也云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云云之説在定

四年

吴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注解云正以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云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然則鄙者邊垂

之名今不言鄙直言伐我故得起其圍魯矣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

夏齊人取讙及僤音義僤昌善反一音昌然反字林作僤左氏作闡疏解云左氏穀梁作讙闡字

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注据上無戰伐之文疏解云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之下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云据曹取之不書然則此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者亦据曹取濟西田不書但從彼省文是以不復注解注解云謂此上經無魯與齊戰伐之文計無所謝無事而賂故難之為以邾婁

子益來也音義為于偽反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解云正為七年以邾婁子益來是以賂齊二邑也注邾婁齊與國解云正以魯獲邾婁之君而賂二邑若非齊之與國理不應賂云云之説備于宣元年疏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音義復扶又反疏解注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録見之桓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以嫌其無罪也經既書歸作無罪之文則嫌魯人解釋邾婁子其罪合除是以

書見故復名之見其不善所以書盈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盈來之時傳云内大惡諱注云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音義過古禾反

齊人歸讙及僤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盈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音義喪息浪反疏注解云言所喪之邑不求自得者正以言歸也何者歸者自與之故也若求乃得之者當言取即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成二年秋取汶陽之田之屬是也故不言來使若不從

齊來者謂若此邑元不入齊但以此來欲叛于魯齊人取而歸之然言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即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絶于我也曷為未絶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云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然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今此使若不從齊來是以謂之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絶于我此不言我者正以讙僤實絶于我故也濟西田未絶齊人不當坐取邑讙僤實絶齊人當坐取邑明矣然則我與不即是不同而言同文者正謂皆不言來以為同文何妨言我與不仍為異乎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音義雍於用反

傳其言取之何注据詐戰言敗也疏注解云即莊十年秋荆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是也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音義易以豉反下同阱才性反為征于偽反疏注解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云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然則兵之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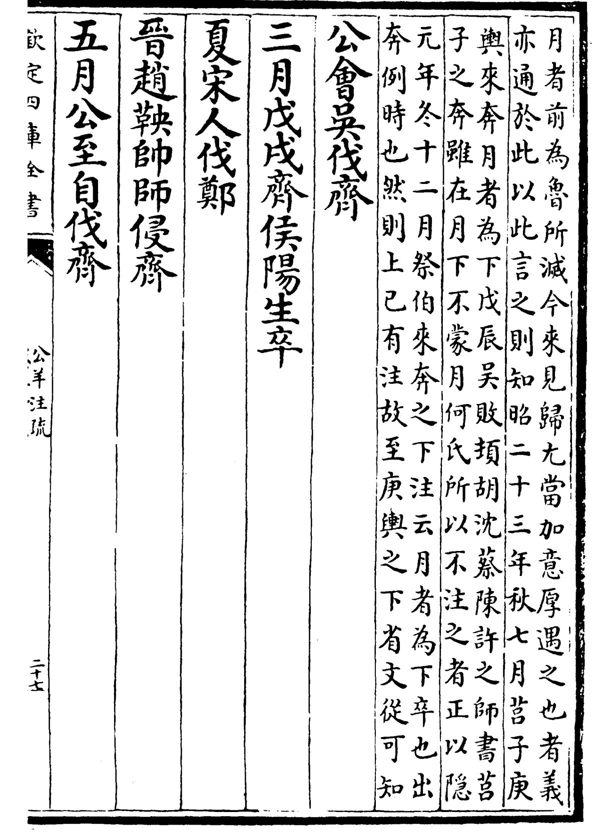
也為欲征不義豈欲茍勝而為詐故知春秋疾而略之皆不書月矣何者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正疾其行詐略之故也今此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深略之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疏注解云正以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則知來奔魯者例合書時今此書月故如此解文十二年春正月成伯來奔注云



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者義亦通於此以此言之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月者為下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所以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奔之下注云月者為下卒也出奔例時也然則上已有注故至庚輿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音義伯寅二傳作伯夷同音以尼反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注解云正以所見之世詳錄小國卒日葬月是其常文即上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二月葬滕昭公是也今乃卒月葬時故解之言與杞伯益姑同者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然則今此略之者亦為內行小失故曰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注解云正以僖十八年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注云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傳云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云言子起憂中國然則夷狄之人能憂中國者皆進之今此稱國不進者正以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也知陳是吳之與國者正以吳人救之故也必知欲以備中國者非直見其不進亦以陳於諸夏之時乃是吳之屬故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七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七考證

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許男者戍也○杜預左傳注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臣呂南按何休謂許自復不如杜說為長

音義復扶又反云云○此卷監本全脫音義今依陸氏釋文增補共增四十四條

又疏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監本脫以許二字今增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疏左氏以漷東沂西為邑名○臣浩按左傳但云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不云邑名也即杜注亦不云二邑名不知疏何所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曷為不言入于衛○劉敞曰何休謂据納于邾婁非也彼以勿克納故得言於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言納于衛亦其理自然耳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

曰可○臣名南按此義即雋不疑所謂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也此說最傷名教先儒范甯已斥其妄矣

傳是上之行乎下也注夫子不為也○臣浩按論語冉有章即此經之定案何休知引其文而復為公羊附會不可解也

蒲社災傳亡國之社也疏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臣浩按公羊之說與二傳不同者緣毫薄古字相

通轉亳為溥又訛溥為蒲因為之立說耳

齊陳乞弒其君舍傳為諼也○劉敞曰此傳言為諼非也如其說陽生與商人相似所以諼之雖殊其為諼則同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别反更大謬乃知例苟不通者雖曲說愈偽也

傳景公謂陳乞曰疏然則此公乃有為而言○推尋文義當作然則此乃有為而言刊本誤衍一公字

傳請以示焉疏庚蔚云○各本俱誤作庚蔚曰今依月令注改正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内辭也若使他人然注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臣名南按傳與注皆曲說也在外曰以歸在内曰以來既書以邾婁子益來矣尚可云若他人入之以來乎於八月己酉不重書公者蒙上文秋公伐邾婁也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諱同姓之滅也○臣呂南按此役實是滅曹左傳史記可證然經祇書入理不可解若如公羊說以為内諱亦恐不然蘇轍曰曹伯陽好田弋説公孫彊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人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此説得之

又䟽即桓七年穀伯綏鄧吾離之下○推尋文義鄧字下當有侯字各本俱脫耳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傳詐之也○陸淳曰凡悉俘之曰取其師呂祖謙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人伐取之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之取之易也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七考證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八 起哀公十一年盡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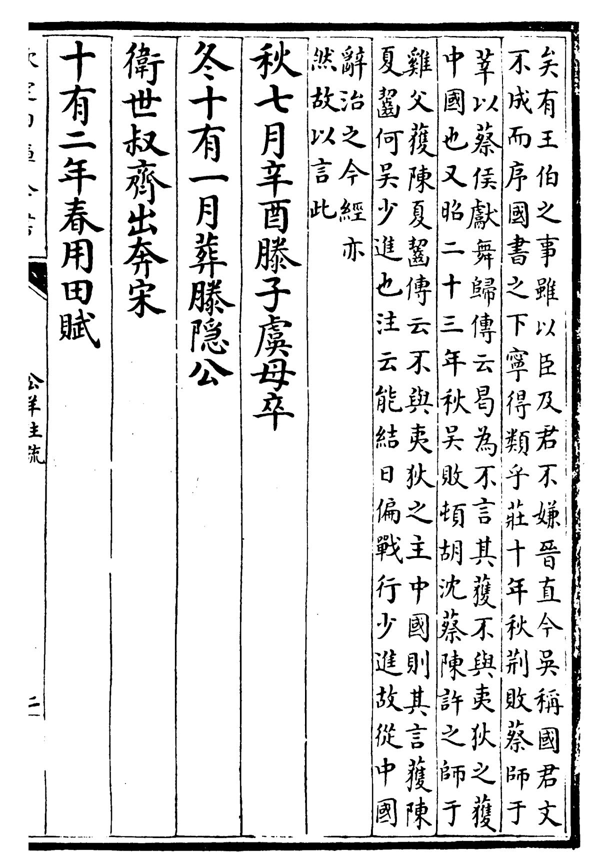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音義頗破多反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内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

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音義艾五蓋反與伐音預下與戰與伐同疏獲齊國書解云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何氏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然則今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注注解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傳文而此舉伐者當爾之時魯但與其伐而不與其戰故得兩舉之矣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會晉郤克云云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云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郤克之徒得敵齊侯者正以魯人與在隨從王者大夫是以得序于上而主齊侯今亦云魯公與伐而不使吳為主序齊下者正以吳是時為主會若其與之而序于齊上即是夷狄之主中國是以退之矣若然案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于楚子之上亦應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而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者正以楚莊王稱子據彼君文成



矣有王伯之事雖以臣及君不嫌晉直令吳稱國君文不成而序國書之下寧得類乎莊十年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又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云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今經亦然故以言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何以書注据當賦稅為何書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同宗同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音義率音律又音類乘繩證反復扶又反

疏注田謂一井之田解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案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

然也○不言井至賦之解云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若言用井賦則嫌城郭里巷之内但有一井之處悉皆賦之故云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至什一解云即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為公侯方百里案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為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云哀公外慕强吳者即上十年春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此年夏公會吳于橐皋之屬是也云故復用田賦過什一者對常賦以為復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孟子者何注据魯大夫無孟子疏解云欲言魯女不言孟姬欲言

夫人經不書葬故執不知問　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注据不稱夫人某氏疏注解云即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　諱娶同姓蓋吴女也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吴孟子春秋不繫吴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疏蓋吴女也解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解云上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氏注云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者是也云為同宗共祖亂人倫

與禽獸無別者欲取曲禮上云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之文乎昭十年注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吴孟子之年故貶之然則此言昭公既娶者謂從昭十年以來也而諱之吴孟子者即論語云君娶于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是也言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隱元年仲子下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二年夫人子氏之下注云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是言昭公之時諱之不謂之吴姬謂之吴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不繫吴者正以婦人不繫國故也言雖不諱猶不繫國者正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故也若言夫人又若言薨當言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為大惡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為魯侯之妾而卒之猶如定

十五年秋蝝氏卒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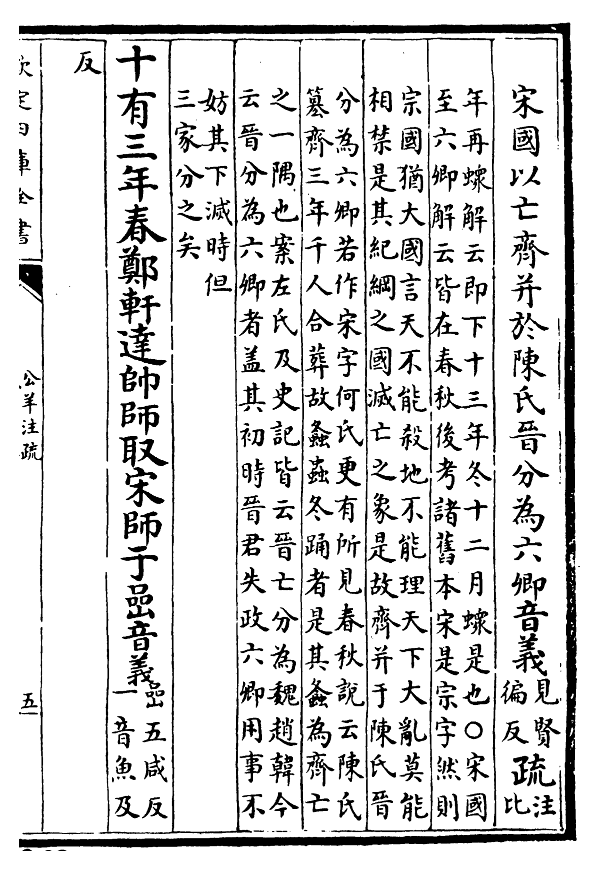
公會吳于橐皐音義橐章夜反一音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音義運左氏作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螺音義螺音終本亦作螽注同

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螺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比年再螺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



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為六卿音義見賢編反疏注比年再螺解云即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螺是也○宋國至六卿解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理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于陳氏晉分為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螽蟲冬踊者是其螽為齊亡之一隅也案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為魏趙韓今云晉分為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音義嵒五咸反一音魚及反

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茍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音義易以豉反下同復扶又反償時亮反疏其言取之何解云上九年注云据詐戰言敗也故此省文不復言之也注前宋至鄭師解云即上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是也

夏許男戍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音義戍本亦作戍疏注解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

公定六年鄭游遬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戍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絶不足存之而戍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傳吳何以稱子注据救陳稱國疏注解云十年冬吳救陳是也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

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音義背音佩疏注解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者正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云時吳强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者即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者是敗齊師于臨菑之事正以吳為夷狄數代中國而敗之故謂之無道菑字然有作晉字若作晉字以黄池為

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春秋說文也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為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諸夏衆强不復如禮反棄君父而事夷狄恥辱之甚不忍言故深為諱進吴稱子矣而言冠帶之國者正以夷狄之人不知冠帶故也是以穀梁傳云吴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氏云不知冠有等差惟欲好冠是也吴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注据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疏注解云即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於申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其言及吴子何注据鍾離之會殊會吴

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盆明矣疏注据鍾至言及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會吳于鍾離是也○僖五至明矣解云即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然則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盆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据而難之

會兩伯之辭也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音義見賢編反年内皆同

疏注解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爲主之文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爲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爲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据伯主人**疏**注解云謂爲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重吳也**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注解云謂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經言公會晉侯是其諱爲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爲會主之義也僖二十三年夏宋公慈父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云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然則此言諱而不盈者意欲取彼傳文矣

曷為重吳注据常殊吳疏注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春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之屬是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襃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音義惡諸烏路反疏注解云若欲實而言之天下諸侯寧可悉至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其歷言某侯某侯其侯則實不至者不可空言是以舉其最大之國作天下盡會之義矣僖二年秋九月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傳云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然則齊桓之時非獨舉大以明小亦兼舉遠以明近今此但舉晉者非尊天子不得褒為遠夷皆至之辭則傳云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者据九州之内言之亦得謂之天下矣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强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注解云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

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然則今此冠帶之國斂手從夷乃是可恥之次而致之者正欲順其諱文使若吴尊事天子以會諸侯諸侯得意以會致之然故曰順諱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音義魏多左氏作魏曼多

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注据上七年言曼多疏注解云即上七年春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疏注解云定六年冬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云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

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然則彼已於魯見譏今復就晉見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也等是正人而於晉者見當先正大國以帥于小國故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螺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吴之費音義費芳味反下同疏注先是用田賦解云在十二年春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音義孛音佩

傳孛者何疏解云欲言是星星名未有欲言非星錄為星稱故執不知問彗星也音義彗因歲反又息遂反其言于東方何注据北斗言星名疏

注解云即文十四年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是也然則彼入于北斗言其所孛之星名今言于東方故難之

見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疏解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注解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漫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為旦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音義治直吏反燔扶元反疏注解云堪

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日在房心也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輿星經亦云也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子不絕也既言周姬亡彗東出故知由此孛星周室遂微也言秦正起亦由此孛星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而并天下故云諸侯相兼為秦所滅也始皇胡亥竝悉焚書聖人之道於斯絕矣故曰燔書道絕

盜殺陳夏彄夫 音義 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彄苦侯反又古侯反一本作嫗音同二傳作夏區夫

十有二月螺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音義 狩手又反 麟力人反

傳何以書記異也疏解云麟者仁獸太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為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氏云吉凶不竝瑞災不兼之有乎義亦通于此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解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若似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鸜鵒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是以穀梁傳云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是也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疏注解云西者四時之敍是為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

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必知狩是天子諸侯之事者正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桓四年春公狩于郎之屬故也薪采者也注西者据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為文知庶人採樵薪者音義薪音新芟所銜反艾魚廢反樵在焦反疏解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採薪者矣注西者至方地解云謂据其處道其方地曰西狩也○類賤人象也解云正以西方為兑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金主至薪者解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絶木之時令乃舉此為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意故曰知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于布衣之内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

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以**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葢据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音義去起呂反夏戶雅反下子夏同**疏**解云天王狩于河陽在僖二十八年云公狩于郎者在桓四年春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即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為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氏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者是也然則河陽言

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案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之時乃冬言狩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据魯為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為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由此之故春而言狩矣**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曷為大之**注据略微疏注解云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云孰及之内之微者也注云内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是然則春秋之道略於微者今而大之故以為難矣**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注据鸛鵒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音義為獲于偽反下為獲孰為注為誰知為皆同鸛音權鵒音欲疏注解云即昭二十五年夏有鸛鵒來巢是也**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

為害所以為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音義振之人反疏解云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脩而麟至言人君但當其視能明其禮又脩而麟至也是以春秋說云麟生于火游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為土畜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為仁而異義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目為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鶡冠子云麟者北方玄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為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玄枵之獸陰之精也注解云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郭氏曰角頭有肉故此云狀如麕一角也廣雅云麟狼額肉角故此注云而戴肉云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者欲道中央之畜而傳得

謂之仁獸之義云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者在麟趾之篇也引之者欲道麟角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故得謂之仁當時公族皆振振然而信厚亦為仁之義故得并引之

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音義大音泰下大平皆同拊芳甫反援音表麒音其

疏注上有至乃至解云若今未大平而麟至者非直為聖漢將興之瑞亦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兼為庶人作法之義也○尚書至率舞解云咎繇謨之文也彼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

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凰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引之者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瑞物乃來之義釋獸云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舍人云驨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别

其**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為異疏注辟害遠也解云謂無道之世刳胎殺夭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即家語云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擿巢毁卵則鳳凰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音義麕本又作麇亦作麏

皆九倫反麞也 疏 解云即孔叢云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覲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為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還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為漢獲之者微辭也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為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義也注解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為其出然則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為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為微辭非其本心注解其語故云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矣或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之時未知薪采

獲麟為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也乃後詳審方知為薪采者所獲於是煥然而寤是以泣之亦何傷乎

反袂拭面涕沾袍注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螺蟲冬踊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横

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音義袂彌無反衣袖也涕他禮反袍步刀反又步報反衣前襟也襟音金王於況反下火王而王之王同從橫子容反驅除竝如字又上丘具反下直據反疏反袂拭目解云目亦有作面字者云涕沾袍者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注解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錄從亭長之任而為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為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既為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為土畜亦受氣于火性合人仁故為木精也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

以火德承周之後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為薪采者所執其若不然麟為異物體形不小薪采賤夫寧能輕獲之乎言西狩獲之者即是從東方而王於西方之象卯在東方金在西方故曰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之文是其有刀之義也故曰言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劒而入秦宫是其卯金刀從東王于西以兵得天下之事也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見於魯乃為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為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云又先是螺蟲冬踊者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螺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螺是也云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者即上十三年冬十有二月有星孛于東方傳云孛者何彗星也者是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埽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埽旦也然則螺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為六國爭强天下大亂之

象也金精埽旦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六國者即燕齊楚韓趙魏也當爾之時齊据東藩燕楚强于南北韓趙魏居於晉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故曰六國爭强也戰國策云秦横有周故謂之横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横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横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絶于西是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横滅從是從横相滅之敗也始皇据秦藉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為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秦項驅除虐亦有作害者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鵲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骸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故曰積骨流血之虐也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音義噫於其反咄丁

忽反**疏**注解云咄嗟猶歎息即里語曰咄嗟之間也弟子傳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以此言之則顏淵之生昭十九年矣及其卒時當哀三年而至此乃言之者傳家追言之亦何傷**天喪予**注予我**音義**喪息浪反予羊汝反我也**疏**解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予而論語云非助我者謂非師徒弟子共相發起之義蓋欲顯聰敏非是不助也**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音義**斷丁管反**疏**解云若依左氏則獲麟之後當哀十五年衛太子蒯聵入國之時子路乃死衛人醢之孔子聞之為之覆醢今已言死者公羊子於後言之未足為妨也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

耳是其為輔佐之義也注解云祝斷也者言天祝惡已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為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者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内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證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

疏解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為周亡之徵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為漢興之瑞即上傳云孰為來哉孰為來哉雖不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故此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注加姓者解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云麟者大平之符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然後乃見故謂之類也注

又云時得麟而死者即孔叢子云麟出而死吾道窮矣是也春秋何以始乎隱注据得麟乃作疏注解云正以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而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歳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為年七十歳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猶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類也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解云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盆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斬衰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解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

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音義所傳直專反注傳聞同復扶又反見恩賢徧反下欲見同殺所戒反下同般音班疏注解云隱元年冬十

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云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于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于其君故為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云此以君見恩者今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案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氏云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然則桓公之時已發見君恩之薄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之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為之諱大惡今時有恩于其君為之諱而

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也此復注云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從可知省文也云故多微辭也者即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云故立煬宮不日者即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云武宮日者即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正以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如此解之也云子赤卒不日者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云子般卒日是也者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子卒之下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云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据哀公未終也

疏注解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公遊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

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絶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絶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歳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音義浹子協反一本作帀撥卜末反

理也應應疏注人道至漢也解云浹亦有作帀字者對之應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之道浹也云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隠公功成于獲麟懍懍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云必止至於麟者正以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隠

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作樂之後簫韶九成鳳凰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云故麟于周為異者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云春秋記以為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彼記也云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者言若不致瑞即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為太平之效也四時具然後為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亡欲别起為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為治國之法是以不得錄于三時矣○又春至終竟解云所以然者始正則信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者義亦通此

君子曷為為春秋注据以定作五經疏解云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乎嫌其大晚於諸典之後注解云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

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案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据五經以難之

撥亂世注撥猶治也**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注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

亂之法以授之音義近附近之近又如字演以善反疏解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後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為撥亂之道以為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即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注得麟至之狀解云演孔圖文也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于東方矣秦始皇名正方欲起為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血書其血乃飛為赤鳥其書乃化為白書署之曰此是演孔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案秦本紀云秦皇為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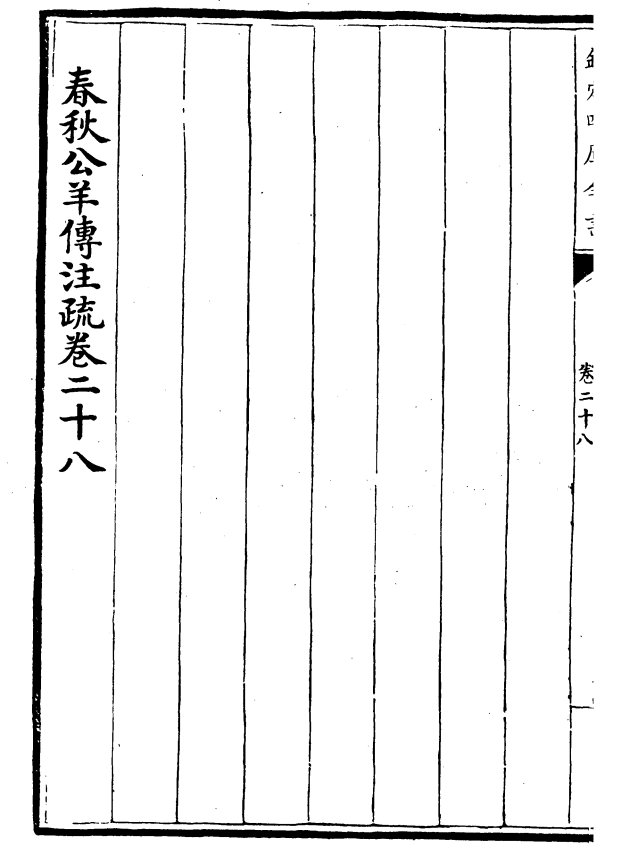
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科舉之亦何傷云孔子仰推天命者謂仰推尋天命即端門之命是也云俯察時變者即螽蟲冬踊彗星埽旦之象是也欲尊天命故以俯仰言之云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彼注云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是也

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為作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春秋亦以

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為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音義其為于偽反注所為同是與音餘下及注同疏解云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為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其諸辭也即桓六年夏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下注云其諸辭也是也君子謂孔子不知為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注解云言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者堯典文也云百獸率舞者舜典咎繇謨皆有其文也云鳳凰來儀者咎繇謨文也云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為年以敬授人時者欲似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云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者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云道同

者相稱者謂孔子之道同于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云德合者相友者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為制作疏解云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為首末然則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已而制道術預知有已而為君子而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愛慕堯舜之知君子而効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為法疏解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也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

日月竝行而不息疏解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注解云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有國家者最所急務是以貫通于百王而不滅絶矣故孔子為後王作之云名與日月竝行而不息者謂名之曰春秋其合於天地之利生成萬物之義凡為君者不得不爾故曰名與日月竝行而不息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八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八考證

陳袁頗出奔鄭○此條監本脫音義四字今增此卷中共脫音義二十五條今並依陸氏釋文補入

冬十有二月螺傳何以書記異也注晉分為六卿○臣名南按六卿擅晉其來久矣自定十三年荀范二族出奔於是智趙韓魏四卿專政又其後則三家共滅智氏而分晉國注謂晉分為六卿不可解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主會也○臣名南按此

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則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即為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羊說非無據但何休注引緯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臣宗萬按黄池之會說者因左傳有先晉之文謂與國語公羊互異者非也左傳歷敘吳晉爭先趙鞅欲戰司馬寅對以吳王有墨云云而曰請少待之謂少待無與爭也下即云乃先

晉人則此先字當去聲讀如疾行先長之先乃吳先於晉非晉處吳先明矣若作晉先吳解與上文情事語意絶不相蒙不知讀者何以誤會也杜預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如果晉實先吳何耻之有公羊謂吳主會與國語左傳正合

西狩獲麟傳何以書記異也疏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推尋文義有字疑當作旨字

傳薪采者也注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

火當燃之際疏似若漢高祖起于布衣之内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臣浩按緯書為聖經之巨蠹穿鑿附會至於必不可通如此傳言薪采者不過言微者耳何休即從金木火生義必說獲麟是漢室將興之象不亦妄乎

傳薪采者則微者也注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臣照按魯周之侯國孔子周人也時王之正朔侯國可得擅變匹夫可得私易乎行

夏之時特懸論其理云爾至据魯史作春秋所紀者魯侯之年月即時王之正朔也安敢以己意改王章哉

傳為獲麟大之也○臣名南 按公羊之意麟獲於薪采者之手時魯君實未嘗狩獵特以獲麟之故孔子書為西狩耳其說太迂

傳反袂拭面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臣名南 按漢世盛行公羊以其最長於讖何休此注

總括緯書以為之妄誕極矣又按左氏不得立學官賈逵言漢為堯後惟左氏有明文當時經術總以讖緯之長短為盛衰其弊如此

傳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云云○劉敞曰聖人作經為天下法不苟記祖所逮聞而已且如所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如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則孔父三世之孫如謂高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二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明矣計

初父防叔應在閔僖之閒春秋當始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凡公羊之說乖謬不可勝言　臣名南按公羊言祖所逮聞猶言去古未遠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猶言記載不一於理未為失也說公羊者實之以髙祖劃之以三世自董仲舒繁露即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所見襄成文宣君子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

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是說者又復為之附會此非公羊之過說公羊者之過也又按傳云孔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又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皆言聖經扶樹綱常辨明名分褒善貶惡垂鑒戒於萬世為世道人心慮至深且遠也說公羊者乃以讖緯解之何哉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八考證

侍讀臣名南謹言按公羊疏不知撰人姓名其文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梁疏體式稍殊發明甚少國子監刋本較他經最多譌脱失次經傳及注尚賴陸氏釋文可以考正而疏所引春秋說若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之屬其書不傳久矣無可取證竊以為公羊一家厥初極盛閱世久而愈微言春秋者往往譏

其妄誕不經斯非公羊之過何休注公羊之過也
夫漢世春秋之學獨尊公羊微論鄒夾二家不足
比並即石渠議而穀梁興長義上而左氏顯師法
授受僃有源流然一則僅立學官一則終缺博士
總覽四百年中朝廷詔令所埀士大夫奏議封章
所引乃至決事斷獄定律据經陰陽五行之占世
運五德之說盖莫不以公羊為宗是豈無所自哉
漢承秦後道術散亡至孝武慨然表章六經適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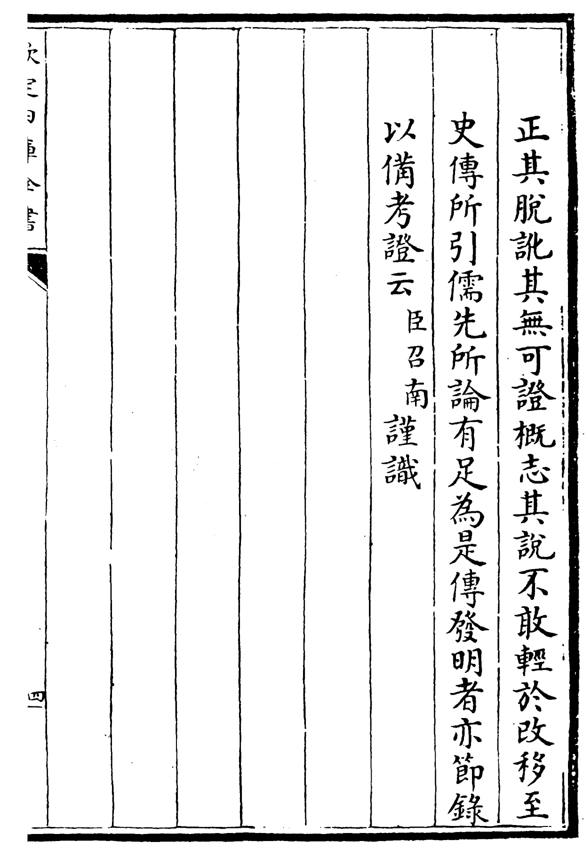
大儒董仲舒以申其論丞相公孫弘以揚其風於是商高所口述平地敢壽所世傳胡毋生所筆錄者著在令甲炳若日星雖前此有張蒼賈誼傳古文之左傳不能與並道齊鏕同時有江公傳魯學之穀梁亦不能與分門角立固其勢然也成哀以降僞讖繁興洎乎東京七緯遂與六經爭耀而公羊一家又最號為善讖時俗所尚通人莫悟其非此何休解詁之作所以縱横惑溺於緯書邪說觸

類引伸至於閉戶覃思經十七年而始成也夫有傳所以釋經經或得傳而反晦有注所以解傳傳乃因注而益紛豈所稱羽翼聖言闡明道教者乎後儒評三傳短長者多矣若專論公羊則傳之於經也功尚足以掩其過惟注之於傳也但見過不見功何則公羊經師之學精於求例而不知史文得於傳聞而不核事實又其視聖人過高測聖人褒貶進退之意過遠過深故論紀元解閏月稱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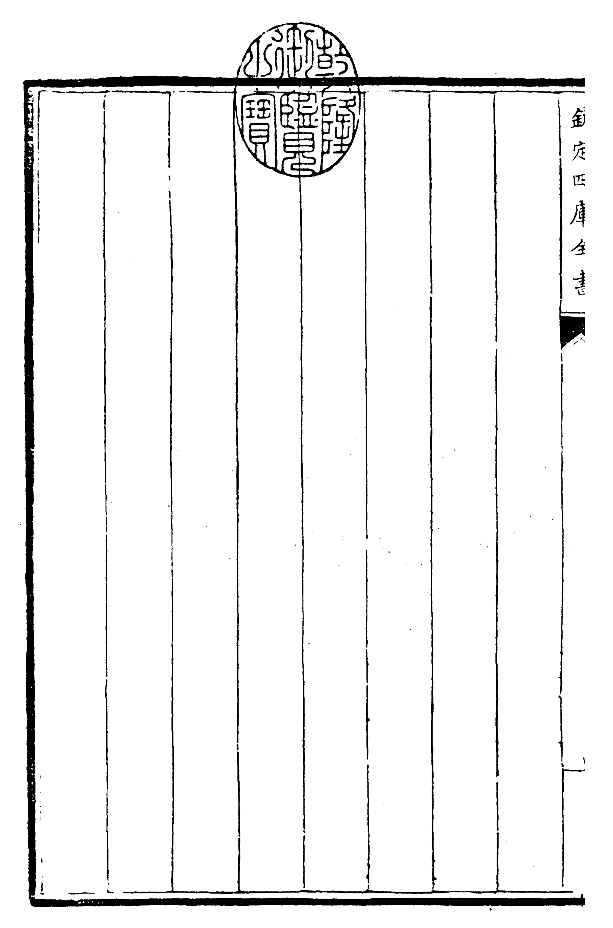
仲贊宋襄予子反賢叔術衛輒可拒父子胥當復仇秦伯嫈為穆公齊仲孫即慶父紀因嫁女得侯滕以朝桓黜爵鄭詹甚佞石惡惡人宋以内娶三世無大夫仲孫無忌魏曼多以譏二名去其一字皆與事理不合然於君臣大義忠逆大防固已十得六七焉故曰功足以掩其過也何休以黜周王魯為漢立制變文從質例月例時爵列三等區分三世既不能執經以匡傳又加之助傳以誣經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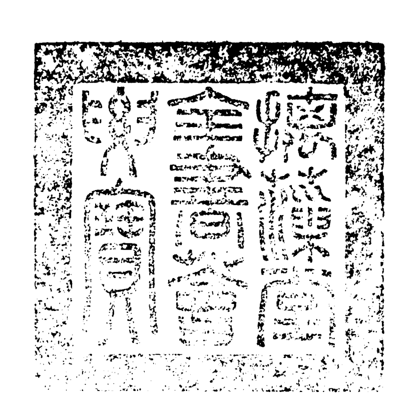
最甚者傳所本無亦為說以誣傳遇卒葬則深文周内遇災異則穿鑿指陳疑鬼疑神不可究詰傳文簡略兼多闕疑即有過當要不至若是之妄誕不經也故曰但見過不見功也魏晉以後說公羊者益稀王愆期父子孔舒元所注久已散佚而休之解詁竟得自名一家垂於千古非經傳實賴休注以彰明乃休注之幸託經傳以不朽耳今奉

敕校勘於是書尤加詳審凡書局所有各本罔不讐對



正其脫譌其無可證概志其說不敢輕於改移至史傳所引儒先所論有足為是傳發明者亦節錄以備考證云　臣召南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映杓

團
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